

白
夜

手
凹



白夜

贾平凹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夜 / 贾平凹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8

(原本贾平凹. 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6245-2

I . ①白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6194 号

白夜

作 者 贾平凹
策划编辑 高连兴 石绍康
责任编辑 徐 明
封面设计 孙丽莉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305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245-2
定 价 4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，再生人来到了西京。

再生人的胸前挂着钥匙，黄灿灿的一把铜的钥匙——挂钥匙的只有迷家的孩子——端直地往竹笆街七号，去开戚老太太的门上锁。锁是暗锁，左一拧右一拧启不开，再生人就呐喊了：阿惠，阿惠。戚老太太的乳名叫阿惠，街坊邻居都不知道的；戚老太太从里边把门打开，当下就怵住，正编织的竹门帘子将一头线绳往架子钩上挂，没挂住，稀里哗啦掉下来。我是□□，你上一世的男人呀，阿惠！一日夫妻百日恩的，一直想来见见的，就来了，这钥匙怎么就开不开锁了?! 再生人怀里还抱着一架古琴的，是弹《阳关三叠》那类琴，“丁冬”地拨了一下，就嘿嘿地笑，说这条街没大变化嘛，过去家家以竹编过活，现在还是，他那时编门帘，编筛箩，编扇子，编床席，十二层的小蒸笼不点灯搭火也能摸黑编的。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一个蚰蚰罐儿，热爱的样子，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，开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做妇的隐私。譬如戚老太太怎样是粮庄吴掌柜三姨太的丫环，脸黄蜡蜡的，却一头好头发，八月十八的清早他去买粮，她是蹲在马路边的石条上，呱啦呱啦用竹刷子涮便桶，涮完了，揭底一倒，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，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。他穿的是白底起跟皂面靴的，跺着脚，才要骂，阿惠仰头先吐舌头，又忙赔了他一个笑。这笑软软和和的，这就是缘分，从此他就爱上了她。譬如，腊月二十三，夜里没月亮的，两个人在城墙下幽会，靠的是龙爪槐树，树哗哗地抖，抖一地的碎片叶子。心急也没顾着近旁的草里还有人坐着，悄没声地扔了半块砖头过来，砖头砸着他的肩，他不疼的，是阿惠的脸上有了黏糊糊的东西，闻了闻叫起来，才知道他流血了。再生人还说，阿惠呀，你真的忘了呀？你背上那个肉痍子，是我二月二在城隍庙里求的彩花线，回来勒住了脱落的。后院那堵矮墙还在不在？你每次梳头梳下的头发绕成一团塞在墙缝，我的一颗槽牙也塞在墙缝。——戚老太太不等他说完，就哭出了声。□□！□□！你真的是你，你挨刀子的又活人了?! 哭了一场，做了饭吃，还要收他在家住。

这本是一段传奇，小小的竹笆街立刻传开，新闻又很快蔓延全城。宽哥在酒

店里和夜郎吃酒，吃热了，将这事说出来。夜郎冷笑了一下，歪起头听店堂里的琵琶声。雇用的琵琶女弹得并不好听，夜郎就来了作曲的兴趣。作曲应该是坐在钢琴边上的，狮子般的长发披半个脑袋，俯了，仰了，一张口唱眼睛就要闭上；然而这里是一堆碎纸片上写了1234567，掬起来撒在桌上，要以顺序记录着为曲谱……宽哥提了提警服的领口，摇着头，看不惯了那一张刮刀长脸上的冷笑。这冷笑透着一股傲僻，傲僻之人执一不化，刚强自恃，哪里能合了世道人心？宽哥低了头去吸吮洒在桌面上的酒，吸吮得吱吱响，也莫名其妙了自己怎么就亲热他，认作朋友？莫非自己生来就有扶植他的义务吗？再吸吮了一口，鼻子里长长出气，吹飞了那一堆纸；不怕他蛮脸作怒，偏要治他，偏要证明自己没有谎言谎语，拉了夜郎往竹笆街七号去见戚老太太。两人到了竹笆街，七号门首上却吊着一柄白纸伞——戚老太太已经过世了。

夜郎至此也感叹了一声，顿时酒劲攻心，干呕一阵，吐出一堆污秽来。这当儿，街南头的丁字路上一片喧哗，黑压压一堆人涌在那里，有锐声惊叫：“这是要自焚了？！”便见人群忽地一退，又忽地一进，如六月的麦浪，半空里果然嘭嘭地腾一个火蘑菇，有筛筐般大的，围观者啊地散开，散开了又不逃去，彼此叫嚷。宽哥说：“出事了！”碎步跑去。待夜郎赶近，宽哥已喝开人群，冲进一家饴饬店，提了一桶泔水泼。没想水也如油一般，轰起一个更大的焰团，且焰团粉红，极其透亮，外边包一层蓝光，有人在里边端坐着，看上去如一个琥珀。都在叫“快救人，快救人！”却再没人敢前去。夜郎忙问谁自焚了，还未看清自焚人的形状，宽哥就骂骂咧咧地让他快去拨火警电话。一条街上，偏偏都是小本买卖人家，没个电话，夜郎疾步到了另一条街去拨，又在街口立等了四十分钟，引消防车过来，自焚人已焦缩为一截黑灰。消防警察没有再浪费灭火的喷料，数百人目睹了烈焰自熄，水泥马路上只留一个黑色的人形。

自焚的就是再生人。原来戚老太太善心念旧，留下再生人在家吃饭，那一顿饭是新上市的槐花拌了面粉做就的焖饭，戚老太太又用竹竿在后院的香椿树上夹下一些嫩香椿芽儿来做小菜。槐花是蜂吃的东西，拌了面蒸出来如银团玉块，这样的饭菜以前西京城里人家常吃，而今已属罕物。戚老太太那日做得特别多，又等着孩子们都回了家来，饭桌上也能叫一声爹的。但是，孩子们却不，当下把碗摔了。孩子们都比再生人大的，小的也大出十一岁，他们虽然觉得蹊跷，却学习过唯物论，不迷信，更是觉得在街面上都是吆三喝五的角儿，太难看人，不肯认爹，并且推出门去，扬言要到公安局报案的。戚老太太臊得老脸没处搁，流着泪到后院去，于香椿树上上了吊。戚老太太一死，再生人抱了琴在街上逢人就诉苦，诉一阵，操一阵琴，声泪俱下，挨过三天，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。

再生人的骨骼在马路上，用扫帚扫不起，又是宽哥拿添煤的铲子去铲，铲了许久铲不净，黏胶得像涂了层沥青。但宽哥收获的却是在骨骼里捡着了那枚钥匙。

宽哥并不喜欢这枚钥匙，遗憾那古琴的毁灭，也遗憾那时太是紧张，没能速听住再生人自焚时弹的琴曲，只记得那尾音，标出节奏，恰恰是诗词的格律：

平平仄仄平平仄

仄仄平平仄仄平

偏巧那天夜郎是骑了自行车的，去给消防警察打电话，回来被人偷了铃盖，一腔怨恨，在存车处瞧瞧四下无人，也索性拧下了旁边自行车的铃盖装在自己车上。这阵听了宽哥说话，问平平仄仄的是什么意思，宽哥也说不出。夜郎就拿了那枚钥匙去开许多的锁，开不开，于是想，在西京城里，人都是有两件必有的东西，一个是自行车铃，一个是钥匙。铃就是自己的声音，丢了铃就是丢了声；铃盖是常常被人偷的，我的丢了，我就拧下你的铃盖，你没有铃盖了，你又拧下他的铃盖，城里见天有人嚷道丢失铃盖，其实全城只是丢失了一个铃盖吧？而钥匙，却是只打开一把锁的，打开了，就是自己的家，不属于自己的，怎么又能打开呢？打开了也只能是小偷。——这枚钥匙，肯定有这枚钥匙的一把锁的，再生人却寻不着了。夜郎玩弄着钥匙，咕噜了一会，没有丢弃，拴在自己的一个链环上了。链环上拴着的还有一枚镀了银的小耳勺，每当在人稠广众间，掏出耳勺来挖耳屎，便把钥匙亮出来，要长长短短地说一段再生人的故事。

再生人死后，竹笆街筑起了一座宾馆，因为正好在自焚的地方，又要取名吉利，就叫做“平仄堡”——一段残酷的悲剧衍变成了美丽的音乐境界。西京城里的高级宾馆很多，城西南方位里“平仄堡”还是第一座，建筑师别出心裁，将楼盖成仲尼琴形，远看起起伏伏，入进去却拐弯抹角，而沿正门的两侧一字儿排列了五对大青石狮子。常见的狮子是一种憨，鬃毛头，蛤蟆的嘴，玩一个绣球要作女儿择婿状，这狮子却前腿直立，两目对天，看着就觉得那眼睛要红了。这工程是一家装潢公司承接了，由陕北的绥德雇请工匠打凿的；夜郎就打杂在这公司，具体负责去押运和回来安建，先后就在宾馆包住了一间小屋。

那时节，社会上的会议繁多，平仄堡的生意非常的兴隆，见天呼啦啦一群人在餐厅吃包席，夜郎则不动声色也去坐了吃喝。一个会议结束了，一个会议又开，夜郎竟吃白饭了二十余天。餐厅服务员就奇怪了，问一个人：“那是个什么领导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怎么着？”服务员说：“开什么会他都参加的？！”夜郎听了，当下起身要走，那人却说：“当然啰，你瞧他那披挂！”夜郎的披挂并不好，但夜郎长面修身，仍

得意自己的可久可大之相，就口吐了烟圈，放满一世界烟雾，然后去牙签瓶里抽一支牙签，随手又拿了那一盒精致火柴在兜里捏了，走出餐厅，孤单而高傲地仰着干净的头。刚一进电梯，那人就跑进来，当怀戳了一拳说道：“你算是狗屁领导？！倒会钻这等空子！可你不说谢我，说走就走了？——你知道我是谁？”夜郎忙拱手抱拳，说：“我是你的戏迷！”那人说：“你甭诓我，南丁山是南丁山的最大戏迷！”于是，夜郎和南丁山从此认识。南丁山是秦腔名丑，往日的光景里长衫水袖地演了丑旦，两片红胭脂夹住了琼瑶鼻，兰花指扭过来，扭过去……然而现在的天上，红太阳已不再是毛泽东，星星只有了三种，一种是影星，一种是球星，一种是歌星；大小的歌星，是西京本土的或外地来西京的，都在体育馆里演出，已无人听秦腔，南丁山只好做个小穴头，逢着宾馆有会，办个清唱的节目——为着挣个小钱，也为着过瘾。两人是带膻的羊，着了气味就认了同类，一来二往熟忒起来，南丁山就替夜郎抱打不平，说夜郎的相貌气质完全是将军的材料，如今却沦落成一个马崽。夜郎也就去捏捏他那只有稀稀几根黄须的嘴唇，笑他长一个虚胖胖的妇人脸是不是个同性恋者？南丁山就说他小时让道士算过命的，原本要做大官的，可祖坟选的不是真穴，这辈子只有在戏台上演官人或官人娘子了。

南丁山还有着一个小本事，能撇两笔兰草，结识了一帮书家画家，与市府的秘书长祝一鹤也拉扯上了关系。一日里北京有要人到了西京，祝一鹤又让南丁山召集书画家在平仄堡作赠礼书画，南丁山画了一株兰，众人叫好，说该题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南丁山却写着“居在深山人不识，西京市上贱如草”。祝一鹤笑道：“你是名演员，市宝一样的待你，还哭什么屈？！”南丁山有意荐夜郎，便说：“我算什么角色，我为我这兄弟鸣不平的！”当下介绍了夜郎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堆能耐。也活该夜郎出头，祝一鹤询问了许多事，夜郎不卑不亢，对应自如，祝一鹤即刻爱惜起来，送了名片，又给了电话号码，欢迎去他家做客。事后，夜郎果然去祝家数次，送去了特意从绥德买来的一对小石狮子，乐得祝一鹤也说：“政府里那么多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就是合不来。怎么回事嘛，一见你倒喜欢上了！”如此往来，祝一鹤把夜郎介绍到市图书馆，作为招聘人员使用，图书馆馆长官长兴也当面拍了腔子，说招聘按惯例要试用一年，这全是为了遮人耳目，半年之后就保证作为正式职工接收，便安排夜郎做他的助理：收文件，写材料，负责外事接待。夜郎没想浪迹数年，有此落脚，自然视祝一鹤为知遇之人；祝一鹤年过半百，孑身一人过活，少不得常去照应，跑些小脚路。在平仄堡安建完石狮，又联系了来在宾馆发廊打工的颜铭，每日去祝家做钟点保姆，连南丁山也不无嫉妒地戏谑他和颜铭是祝家的金童玉女。

平仄堡门口的石狮安装了两月，见天有人来瞧稀奇景。居住在竹笆街丁字路口的居民却生了怪事，先是几乎各家有人夜梦狮子咬人，再是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，都

是患了心肌梗塞，便传出是宾馆门口的狮子对着这些人家，风水太硬的缘故。于是就在门首悬挂镜子，又是夜里用红线绳缚住石狮。但人还是在死，居民便联合了去宾馆闹事，宾馆只好搬移了石狮，又被迫请秦腔剧院来演鬼戏。演过一场《白神》，南丁山饰的那个无常。演毕了，遂生出念头：秦腔里有演《目连救母》戏文的传统，那是集阴间和阳间、现实和历史、演员和观众、台上和台下混合一体的演出，已经几十年不演了。如今不该说的都敢说了，不该穿的都敢穿了，不该干的都敢干了，且人一发财，是不怕狼不怕虎的，人却只怕了人。人怕人，人也怕鬼，若演起目连戏系列必是有市场的。再者，演员可以当一回他们的表演艺术家了，又能赚钱，十倍百倍地强过走穴来清唱的，就停薪留职，组织戏班，一方面着人四方收觅戏本，整理改编，一方面讨问好角。光问好角还不够，跑过龙套的、管过行头的、管过水锅的都问。风风火火地要成气候，夜郎即推荐宽哥来班上吹坝，宽哥不肯，自己倒过去滥竽充数。

夜郎在图书馆领了一份工资，在戏班领一份工资，人就显得神气，仰头从街上走过，手总放在兜里，捏一根火柴。又与颜铭日渐亲近，没了规矩，遂一日说出：“你肯不肯嫁我？”颜铭也涎了脸，反问了：“你肯不肯娶我？”虽是戏谑，自此颜铭却更多收拾，节衣缩食地购置化妆品，一早一晚，将一粒维生素E服了，再挤破一粒涂擦于脸颊。一日又去见她，颜铭切了黄瓜片儿在脸上敷，夜郎进去悄悄地说：“你没去楼下那电线杆上看招领启事吗？”颜铭侧着贴了黄瓜的脸，不敢动，问：“什么启事？”夜郎说：“有人拾了一张脸皮，你不去领吗？”颜铭举手就打，打过了，却说：“女人活的就是一张脸嘛！”夜郎就生出恶作剧来，说：“你有一张好脸，我却不敢娶你的。”颜铭问：“这是啥意思？”夜郎说：“我不能害你。”暗自在裤裆里将尘根后夹起来，竟大了胆拉颜铭的手去那里摸。颜铭顿时脸耳炭红，半推半就去摸了，果然一片平坦，再问怎么回事，夜郎说他自小就是残疾，颜铭当下背削肩蹇，如雨中鸡，默坐在客厅勾头落泪。夜郎只觉得好笑，偏不说破，日后却不敢了无度胡闹。看那颜铭，虽未恼怒疏远，也未有过分亲昵，但觉得这般也好，待将来有了正式工作，出人头地，再言好事，日子就一日一日平静而整齐地过去。

不想，西京城领导层里闹起矛盾——领导层有矛盾是所有地方所有单位的普遍规律——西京城的书记和市长却僵得难以调和，上溯省里，乃至北京，下涉各局部门，派系分明，告状迭起，已不能坐一条板凳上论政了。人事几经周折，市长就调离西京。市长一走，树倒猢狲散，祝一鹤便被撤职，分配去边远郊县任职。祝一鹤原是师范专科学校的讲师，弃教从政，今知失了依靠，遭受贬斥，政途渺茫，就辞职欲回旧校，要求评个教授职称。但因数年不执教鞭，又是墙倒众人推，职称数次评定不上，便突发了脑溢血，五日昏迷不醒。祝一鹤没有亲戚，夜郎和颜铭去守了

五天五夜，只说人已无救，夜郎一怒之下，写了一联贴于病房门框，成心要给在位的人示威的。

对联是：

学问能强国黄泉君眼可闭

职称堪杀士红尘吾意难平

人还未死，却有悼联，新任市长就不满了，着人撕去了，联语却不胫而走，一时哗然。新市长以安慰为名，令职称评委会重新评定，教授的名衔是通过了，祝一鹤果真第七日清醒过来，但从此失聪亡音，他背床板，床板背他，纯粹将肚腹做了好吃好喝的坟墓，一个人身的厕所。

祝一鹤一瘫，夜郎即被图书馆解雇，官长兴懒得再见夜郎，只派通讯员捎口信给颜铭，让颜铭转告夜郎不要再去上班了事。夜郎得知消息，啊呜一声，慌得颜铭千声万语地安慰，夜郎半日不语，将一颗牙咯咯吱吱地咬碎，连痰带血地吐出来，就去了戏班再不在外露面。六月初六日，戏班组建完成，即于是日准备了香烛，三牲福礼，果品……同拜菩萨，宣布行当角色。那小花脸先拜，大花脸再拜，后是老生、小生、青衣、老旦、小旦，立下盟誓，务要亲同手足，同舟共济，苦学苦练，将戏排好。最后分享三牲福礼，同吃面条。夜郎却是不吃肉的，南丁山说道：“你不吃肉？从小就不吃肉？瞧你这形状，是该吃生肉的家伙，可你偏就不吃肉?!”夜郎说：“我吃面条就好，绵长不绝嘛。”一窝丝地在嘴里不咬了下咽。南丁山说：“有人活的，也就有鬼活的，你跟着哥哥，只要有戏演，就少不了你夜郎吃的饭!”夜郎口里应着，到底年轻脸嫩，再也敷衍不下去了，原是堆上来的一层笑，这时候就僵扯着，使一张长脸越发地长吊。

一日，南丁山的师父，那个鸡皮鹤首的丑老脚，替了鼓板师，拿出总纲，让各行当分抄单角脚本，限定了在三日内抄完，自个儿又去着人做行头、纸扎，市政府却通知他去平仄堡吃宴席。丑老脚纳闷：我这下九流的人物，哪里受得了市政府吃请？将一身衣裤熨得平整，又着了一双黑平绒休闲软鞋，去了才得知是台湾来了一位巨商在西京投资，市政府设宴款待，特召了一些各界名家来作陪的。等那台商到了餐厅，他不看则已，看了脸面顿时变色，故意做出个喷嚏出来，唾沫鼻涕喷了一桌，退出来就回家了。原来三十多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，同此人一道保家卫国去朝鲜作战，一次战斗中被俘，在战俘营里他们预谋着逃跑，此人中途告密，逃跑计划只得提前，结果仅仅逃出三人。但千辛万苦地逃回来，竟被审查得没完没了，只

好窝在剧院里演个丑角，学打鼓板，而此人则去了台湾，现在却是座上宾的设宴招待了。丑老脚一口气咽不下，人就病倒了，一病竟又不能起，戏班人都很焦急，推迟了排演鬼戏，吆喝着去给丑老脚冲喜。

小小的四合庭院，围了两张方桌吹打唱吟，挨过三个时辰，后边屋里喊：“人不行了！”鼓乐停止，人都往后跑去。夜郎那日学着敲板，竹棍儿总敲不准那一点空猪皮，被众人谑笑了，以敲碗替代铃铛；当下也跑去看了。丑老脚腹胀如鼓，吐了半盆鲜血。南丁山急催夜郎去通知师叔。师叔也是丑角，正在对面街上坐饭馆，师兄师弟二人一生爱吃羊肉泡馍，每日一顿去饭馆，把掰好的馍蛋送锅上煮了，又买了新馍来掰，煮馍端来，新馍掰完，吃毕带回，赶明日再来送上馍蛋又掰新的馍。夜郎说了情况，师叔已等不及煮馍做好，当下用纱布包了新掰的馍蛋过来，一条腿跪于床下，拱了拳，高声说：“哥吔，真的吃不动啦?!”师父要摇头，已摇不动，头从枕头这边翻到枕头那边。师叔再说：“喝不动啦?!”师父的头从枕头那边又翻过枕头这边。师叔又说：“也口不动啦?!”师父头不翻了，挣挣巴巴伸了手，也在下巴下拱个拳，那么难看地一笑，眼球就翻上去死了。一时人哭，师叔把那包馍蛋放在师父的脖下，招呼人分头发丧，办理后事，戏班不再吟唱《小宴》，一声儿的唢呐吹打开了《逼霸》。

到了晚上，灵堂设起，两把纸伞挂在院门脑上，十二丈的白纛黑纱在院空拉扯了三道，戏班全体人员都戴孝磕头，上香，奠酒，哽哽咽咽地在当院烧化纸钱——要开鬼路了。夜郎没有见过这阵势，也不懂开鬼路的曲牌，只屈了腿儿用柳树棍儿翻动烧纸，南丁山诸人各持了锣鼓，一面敲打，一面绕了灵堂转，一面就唱了起来：

锵哩喏，锵哩喏，喏，喏。人活在世上算什么？说一声死了就死了，亲戚朋友都不知道。锵哩喏，锵哩喏，喏，喏。亲戚朋友知道了，亡人已过奈何桥。奈何桥三寸来宽万丈的高，中间抹着花油胶。大风吹来摇摇摆，小风吹来摆摆摇。有福的亡人桥上过，无福的亡人打下桥。锵哩喏，锵哩喏，喏，喏。亡人过了奈何桥，阴间阳间路两条。锵哩喏，锵哩喏，喏，喏。日子过得这么的好，你为什么死得这样早?!

夜郎扑哧笑了一下，怕人发觉，忙低头将柳棍儿在纸灰上一戳，没想火噼地腾上来，红红的纸灰落了一身一头，烧没烧着，却把眼窝迷了。这当儿，院门口有人一透一透，一粒小石子就打着了坐在条凳上的康炳，康炳回头看看，两人打一阵手语，康炳就过来小声对夜郎说：“人找哩。”夜郎说：“谁个？”康炳说：“这么晚了还能是谁？”夜郎抬头看了，颜铭半个脸在门缝处，正冲他笑。低头说道：“可不敢胡说，人家是正经主儿。”出来拉颜铭走到门外灯影处。原来颜铭租居的房子就

在对面街上，白日里请了气功师为祝一鹤治病，天黑了招待人家在前边素菜店里吃饭，听到戏班在这里开鬼路，气功师提出要见见夜郎，颜铭就来了。夜郎问：“效果怎么样？”颜铭说：“气功师发功，总问祝老有感觉没，祝老口不能说，只摇头，我看也是不行的。”夜郎说：“敢情是个混混客？大医院都治不了，气功有什么用？你总不听我的！”颜铭说：“气功是老传统的，他说包给他了，病多重的人他都治好了的。”夜郎说：“西医推，中医吹，老传统的那些门道，秉性里没有不吹大话！”——“啪！”在脸上打了一下，手往光亮处展展，上边一个稀烂的蚊子，用指头弹了。颜铭就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人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还是去打个照面的好。”夜郎不去。颜铭说：“你硬是不去，那也罢了……还有个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——你要生气，我就不说了。”夜郎说：“已经是死猪了还怕烫水？”颜铭说：“宫长兴着人送来十元钱，说是你未领的午餐补助费……这不是要恶人心吗？你不会生气吧？”夜郎说：“我肚子疼。”颜铭立即紧张了，说：“都怪我多了嘴！哪儿疼的？你嘘嘘气，夜郎，嘘嘘气或许就好了。”慌手慌脚地竟来给他揉。夜郎也不推辞，甚至还挺了挺肚子，那只手就匀着在肚上揉，三揉两不揉的，就碰着了一根硬东西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有的?!”夜郎笑着，小声说：“我也只有它啦！”颜铭举了拳头就在夜郎的胸上捶，说：“你坏蛋！你骗子！你真会骗我！”用手去打了一下，低低骂句“流氓”，却说：“你不生气我好高兴的……你倒有这兴劲儿？”夜郎说：“你不是要让我高兴吗？”颜铭说：“你要高兴，你是要高兴的！”夜郎一下子将她搂起来，唇咬开了唇，两人都静下来，鼻孔和鼻孔出着粗气。嘭的一声，院墙里腾起一团火来，一定是谁用柳棍戳翻一下焚烧的纸，灿烂的礼花般的灰屑从墙里飘飘过来，颜铭急把身子躲在夜郎腋下，但灰屑落下来再无光亮。颜铭睁着惊恐的眼，浑身打了一个哆嗦。开路歌唱完了，一段一段的孝歌在鼓乐中又唱。夜郎说：“别怕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的确没什么可怕的，颜铭说：“你去吧，你快去吧……你要真需要我，戏班的事完了，你到我那儿去……我得到饭店呀。”说毕，一边理着头发，一边就匆匆走了。

夜郎仰头看了一会儿夜，回到院中，孝歌还在唱着，他们已经不是在为亡人而悲哀放声，幽而深地吟唱似乎心身坠入了艺术的境界，一边绕着圈子整齐地踏了节奏，脸面生动，唱得有板有眼，委婉幽美。敲碗的差事康炳在那里替了，歪头给他一个很奇怪的笑，夜郎心虚，掉过眼去，将那颜铭给他的十元钱卷了烟卷，到屋里灵桌上的蜡烛上对火。丑老脚静静地仰睡在桌后灵床上，遮在头上的一张麻纸不知怎么揭开了半边，露着似笑的青脸，半合半张的嘴里含着一枚铜钱。亡人就在眼前，死却离夜郎那么遥远，想着刚才的细节，瞬间里却觉得迷失了，迷失了时间，也迷失了所在。夜郎，夜郎，康炳把青瓷碗和竹棍儿往他怀里塞，他接住了，机械地也加

入了唱孝歌的队列，而叼着的十元钱烟卷呛得他流下了泪。

没完没了的孝歌从盘古一路唱下来，数尽了明君圣主的功德和奸雄盗首的罪孽，丑老脚的家属做好了一大锅的羊腥汤面片，才唱到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，满院里人蹲着立着都在吃饭，夜郎趁机出来，过了马路，匆匆往颜铭住处走来。发廊的两个妹子合租了一间小屋，恰恰是那一位今日回了娘家，颜铭新换了一袭玉色团花软旗袍，却在一个电炉上面煎鱼哩。夜郎站在那一挂竹帘后，痴痴地看了一会儿美而妙的身形，默不作声地包起了那一张废报纸上削宰的鱼翅鱼鳞，去摆到垃圾堆，又到街口的小店里买了一瓶酒来。

坐在了床沿上，一边吃酒，一边嚼鱼，两人都有些神情醺醺。颜铭用筷子夹了鱼眼珠，能补脑明目的，白而圆的一颗，要夜郎吃。夜郎没有用碟子接，凑过嘴来，吃下了鱼目，人目却波光汪汪。倏忽，一只手将颜铭的腰一拨，腰却如安了轴儿一般，上半身子就侧过来。一时手脚都乱了，颜铭还要说：“别，别……”一个舌头能说的，有两个舌头在一起了，唔哇得什么也说不清，筷子还在手里拿着，后来就压在了身下边，有一根便折断了。夜郎咬着舌根，迫不及待地解旗袍纽门，老式的纽门解不开，一枚已扯坏。颜铭站起来自己脱，脖脸形红，便说：“不许看，不许看嘛！”夜郎低了头，但立即仄眼瞧见了那么颀长的身子，他从未见过这般好的身架儿，立即有了见着林中如鹿的小兽的感觉，牙齿就又咬了舌根，汪出满口的水来，颜铭却咯噔扯了电灯开关绳儿。

黑暗里，夜郎已经钻进了被单，颜铭还在屋角处用水洗涤，消消停停好大一会儿，才一靠近床，夜郎就拉了过去。夜郎竭尽其能，已不顾一切，颜铭却“嘘”了一声，两人都静下来，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动，扑棱的一声是屋后窗外的银杏树上，栖着了一只雀。夜郎说：“我不管的，地震了我也不管！”就又手脚忙乱开来，嘴里还要再说什么，颜铭忙把枕巾拉下来垫在身下，一只手就捂了夜郎的口。夜郎去把那捂口的手指噙住了，欢乐异常。他意识里他也是一只小雀，小雀欢乐的是有了新筑的巢，小雀钻进巢去，又探出巢来，钻进去，探出来，进去，出来，进出进出。床就如酒席上击鼓传花喝酒一般的响，鼓点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突然地停住了，床声安静了。那小雀是钻进了巢里再不出来，是小雀厕在了巢里了吗？颜铭先是怎么也放不开，心里紧张，不停地挣扎着身子，拿手在下边探着，她叫喊着疼痛。在夜郎停下来要开灯看时，她却又搂紧了夜郎，开始了昏昏迷迷的哼唧。直等到夜郎滚在一旁大声地喘气，那结实的身子一下子软得如了蛋柿。她轻轻地替他拉盖了被单，说：“你好好睡吧。”自己起来将身下的枕巾取出来，窸窸窣窣地放到床下去，重新睡下。却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只想到世事的奇妙：两个人的世界说大是那么大，说小，又是这么的小，小到了如一枚杏？

五更时分，夜郎被颜铭捂住了口鼻而憋醒过来，才知道了自己的鼾声太大。在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地方，一个人竟能如此坦然，使颜铭又爱又恨。她告诉他，她失眠啦，从不熟悉守候的人却呆呆地守候了一个男人，这守候怕要从此开始，而家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人在守候着一个人吗？夜郎迷迷瞪瞪地只是笑着，伸了四肢在床上打挺，把骨骨节节中的乏困逼出来，他不愿意去想丑老脚家的丧事如何，瞧着桌面上那一条骨翅完整的鱼说：“我就是那条鱼了！”颜铭说：“那我哩，那我哩？”羞嗔着用枕巾捂了他的口，坐到镜前涂擦脸油，抹粉底，匀胭脂，描眉修口——女人把脸当做了画布，什么颜料都用上去了。妆好了，回过头来，问：“好看不？”郎说：“城里开了化妆品店，街上就流行丑女人了！”颜铭说：“我是不敢素面朝天的。女人么，是要哄的，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外国人，你却没说过一句好听的话。”夜郎说：“哪用得着别人哄，化妆还不是女人自己哄自己？说你像外国人，谁说的？”颜铭说：“蓝梦时装表演团的老板说的。我原本想到时候再告诉你，让你吃一惊的，可我哪里又能守住秘密！你听不？”夜郎说：“莫非你要当模特了？！”颜铭说：“你知道啦？阿蝉告诉你啦？阿蝉嘴长，叮咛不让说的偏就说了！”夜郎说：“什么阿蝉？”颜铭说：“那老板到发廊吹头，他就看上我啦，问我去不去蓝梦？我当然想去的！他就让我先到模特训练班去学习，我已经去学了一个礼拜了！”夜郎真的高兴了，说：“我思谋着你是当模特的胚子，真的就要当模特了？！你走走，让我瞧瞧！”颜铭果真走了几下台步，喜得夜郎从床上下来又要搂抱，颜铭按他在床上，说：“你乖乖睡好，不要起得早了让外人撞着，九点十点了起来谁也不注意的。我得去训练班了，祝老那里面有阿蝉，是我从劳务市场雇的，你得空去看看吧。”嫣然一笑，走出去了，却又返回来，悄声说：“床下那块毛巾，你不要动的，我回来了洗。”才重重地拉闭了门。

夜郎歪头又睡下去，又是一觉，醒来满窗阳光。穿衣起来，一夜间长成了一个丈夫。他在墙上的日历牌上寻查着这个日子，就想起颜铭不让他动的那块毛巾。毛巾是那时垫在床上的，从床下的盆里拉出来，红红的染了一片。夜郎并没有把毛巾放回盆里，却用报纸包了要带走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得意之作，更是一个纯真处女的证明，他将要在他那个借居的大杂院里当院晾出，宣布在这个城市里，他什么也没有了，但他拥有了爱情；一切都肮脏了，而他的女人是干净的！夜郎包裹毛巾的时候，甚至低了头去闻了一下，偏就在这瞬间，发现了血迹并不像是血！心中疑惑，忙在屋里寻找，便于靠墙处的床腿后发现了残留有红颜料水的鱼的尿泡，脑子里立即想起颜铭睡前偏不开灯，且消消停停才上床来的细节，知道是颜铭在欺骗了他，以鱼尿泡灌红水塞在身上充处女的。——大失所望，极度悲哀，夜郎把毛巾和鱼尿泡丢在床上，灰沓沓离开了小屋。

夜郎重新走回丑老脚的家，院外停放着一辆系着黑纱的车，院子里跪满了人，在为将去火化的丑老脚焚纸、奠酒，作最后一次的告别。夜郎膝盖一软也跪下去，身旁的南丁山才说了一句“你到哪儿去了？”他就哇地哭起来，一时控制不住，鼻涕眼泪全都下来了。丑老脚的老伴过来拉他，说：“孩子，别太伤心，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，哭也哭不活的，你伤了身子倒让大娘不安哩！”夜郎却还是哭声不止。众人将尸体抬上了车，戏班人送着去火葬场，夜郎也要去，老太太硬让人把他拉住，怕他再去火葬场伤心过度，一边叮咛着家人烧些姜汤给他喝下好生休息，一边抹了眼泪感叹老头子不亏背了一世人皮，众心是秤，九泉下灵魂也能安妥了。

灵车一走，夜郎并没有去喝姜汤，揣了戏班的坝，独自上街去一家酒馆坐喝，让酒使黄昏黯淡下来，才往街的那头去了。这是一条南北街，走到尽头便是南城墙。夜郎上去混沌沌吹了一阵，不圆不瘪的月亮就浮过城门楼的滚道檐，正好是女墙的影子印下来，一个凹字套着一个凹字。风贴着垛豁在刮，干枯在地铺砖缝里的草茎，窸窸窣窣地颤。坝声真是招得鬼来了吗？远处的车辆从城河石桥上返往不息；车灯的白光倏地打到城垛上来，又倏地收聚而去，凹字的女墙影和女墙里的他忽大忽小地跳跃，一直跳跃到城墙下马道过去的一片四合院的房顶上。这时候，有孩子就惊哭起来，声色俱厉，接着“咿呀”一响，一所屋顶如漏斗的小院里跌出一块长方形的光亮，人影闪动，而且骂道：“喂！城墙上的，睡不着了，到城河沿的柳树上上吊去！成夜在那里吹你娘的□□！——咚！”

“咚”是那人放了一枪，这是装着霰弹的鸟枪，放枪人一定是那一类闲徒，星期天背了枪去城外的树林子里打麻雀的——吃了麻雀的肉壮阳，火气比夜郎还要爆的。夜郎下意识里第一个动作是用手护住了下体，同时紧闭了眼睛，当第二下枪声在等待中却没有打响后，他摸了摸身下的部位，安然无恙，抬头看见了不远处的门楼上的宿鸟一哄而散，知道眼睛还好，一时怒起，就扑起来在地上摸砖，一块块砖都铺在那里掏不起，便将一只鞋脱下来掷过去，锐声吼叫：“你娘的□，有本事的往这儿打吧，老子正烦着哩！”

夜郎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那人再敢开枪，或许跑上来和他交手，他今日就鱼死网破在城墙上了。但是，那人并没有开枪和跑上来，甚至一声也没吭，人影也躲在暗处没个动静。夜郎一时粗野不堪，日娘捣老子地骂，把一肚子的恨气怒气全变了词儿骂了出来。那边还是寂静无声，自己便感到了胜利者的孤独，气也消下来，觉得自己无聊了。末了，一步步从慢道上走下来，没了鞋的一只脚垫得生疼，自己嘲笑了自己，兀自在马路上寻找挪打下来的那只鞋。鞋没有寻到。窄窄的马道上，一半月光，一半城墙的阴影，夜郎就踩了黑白交接线上走，似乎感觉到光的边缘如是玻璃，割得身子疼；回头看看，一时没人走过，掏出一股尿来边

走边摇着撒，心里说：我给西京题词吧。——尿撒出来是一串歪歪扭扭的“要在西京！就要在西京！”

尿完了，马道也到了尽头，前面就是南门里，三角地带的小小的公园。如果是两千年前，城墙头上插满了猎猎的旗子，站着盔甲铁矛的兵士，日近暮色，粼粼水波的城河那边有人大声吆喝，开门的人发束高梳，穿了印有白色“城卒”的短服，慢慢地摇动了盘着吊桥铁索的辘轳，两辆或三辆并排的车马开进来，铜铃惶惶，马蹄声脆，是何等气派！今日呢，白天里自行车和汽车在街上争抢路面，人行道上到处是卖服装、家具、珠宝、水果和各种各样小吃的摊位。戴着脏兮兮口罩的清洁工，挥着扫帚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扫，直扫得尘土飞扬。时常有人骑了车子，车子一左一右跑动着形如虎豹的狼狗。哪里又像是现代都市呢？十足是个县城，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！公园里灯火通明，那个算卦的又出现了，剥净了的上身，一呼一吸，筋骨条条凸着，却始终不愿摘下椭圆的墨镜，咕咕啾啾地说：“两元钱一个签还贵吗？不贵的，青菜都一元一斤了。”或许是咕咕啾啾已经时间许久，四周的人已麻木不仁，或许他也觉无聊至极，歪了头观看不远处的小吃摊上，三个女孩子和三个男孩子在那条白色木凳上翘来翘去，麻辣烫的红油染了嘴，也染了下巴。卦先生抿了一下上嘴唇。这情形那一堆围着打扑克的人并不注意，他们默不出声地出牌，全神贯注，只有轰的一声，是输赢分晓了，年纪大点的，赢家就从脚上脱下臭烘烘的破鞋放在输家的头上，输家皱了眉，用手扇着鼻子，老实地接受惩罚。年轻者则也眼瞅着背了手在公园门口与一个女人说话的警察，极快地计算竹签儿，等全部结束后去别处兑换现金。左边的围观了秦腔清唱的一群，其中有人指出了卦先生嗤笑，卦先生将头扭过去，那人发窘，却喊一个“阿毛”，似乎是看到了就在卦摊后的某个熟人。卦先生回头，身后只有弯脖子树，再看那人时，已挤进人窝里去，知道受骗，嘴里咕咕一阵子响，一股清水从门牙豁口射了出来。包拯的脸黑与不黑看不清楚，唱“王朝马汉——！”两声应道：“在！”包拯又唱“去陈州赈灾去哇——！”听众立即散开，原是有两个光头端着草帽见人讨钱。卦先生盯了水泥台上立着的三个妇女，始终还坚守着看热闹：身子背着，脚被路灯照见一个是米粽般的三角青面深帮小鞋，一个是塑料平底黑绒鞋，一个是白色高跟牛皮鞋——卦先生一定想到这是一家三代人吧，或者也想到了一段历史，微笑着走过来。走过来的卦先生步履雀跃，夜郎就隔着公园栏杆的水泥方格鄙夷了这是贫贱人的步法，算得了别人却不为自己算算。卦先生走过了那棵塔一样的雪松，停在一丛冬青边，身子走出了方格，头还在格里往后看，刷刷刷地便响起了小便的声。

夜郎骂了一句，终于起身往回去了。

这是城西区的保吉巷，巷窄而长，透着霉气。一个趿着拖鞋的人从那头踱进，人

还老远，吧嗒声就响过来。有家开了门，端盆出来，哗地泼水，月光下一片碎亮，且浓浓的腥味，是剖了鱼，明日老的或少的要过生日了。夜郎才要认清是谁个，一个长发的脑袋扭动着看看，退回去，门砰地又关上了。一只猫就扑上了那段矮墙，凄苦叫春。七号院的门虚掩着，泡钉铜环上贴着门神，其实门并没有关子，走进去，各家都安睡了。夜郎踏着院门边的斜梯上到二楼，捅开了租借的那间房子，横着就扑倒在床上。现在，夜郎实在不愿再回想一整天来的是是非非，只说会沉沉地睡去，睡去如死，却依然听到了巷道里的猫叫。朦胧的光亮里，四壁皆空，那面挡风挡雨挡光的以床单代用的窗帘，老鼠又在上边撒了新尿，一角的挂钩也掉了，软沓沓地垂着。床那边的墙根，堆放着锅、盆、碗、米袋子、凉鞋、书籍和一堆脏衣脏袜，床的这边是两把坐椅，乡下人用柳木烤弯制作的那一种，中间放一个装啤酒的木箱，上边一个电炉，两只粗杯，算是厨房和茶案了。“哦，荒园。”夜郎突然笑起来，那时候，一居住到这屋子里，远大的志向已离他而去，他只是在这里拥抱金钱和女人。可是，金钱和女人并没有安妥他的灵魂，甚至压根儿就不曾有钱，颜铭曾经坐过了那矮椅的，身子后仰的时候险些裂开了椅子的一条腿的。但颜铭也欺骗了我，这世上，所有的人怎么都在算计我？

夜郎想到这里，一时万念复空，感觉到了头发、眉毛、胡须、身上的汗绒都变成了荒草，叭叭地拔着节往上长，而且那四肢也开始竹鞭一样伸延，一直到了尽梢就分开五个叉，又如须根。荒芜了，一切都荒芜了，《聊斋》里的荒园是让鬼狐出没的，今夜里是鬼狐要来吗？夜郎静静地看着那窗的三角处，盼望着突然有一张很俏的脸出现，他向她笑，她也含笑，向她眨眼，她也回眸，一招手，悄没声息地就进来了！

但是，今夜无鬼无狐，月下的影子也不愿到荒芜园里来；他能听到的，是一阵敲门声。

窗外是新砌的一座楼，主人李贵是某家银行的信贷员。夜郎是在祝一鹤家认识了这李贵的，一个嘴如鸟喙的穷酸鬼，缠着祝一鹤给他调换单位。可许多单位见了他的人就不喜欢了他而告吹了。夜郎也是如此，不知怎么看不得他那张嘴！自国家银根紧缩后，银行单位却是吃香了，小小的一个信贷员，开始穿着笔挺的西服在街上晃荡。见着夜郎了虽然还笑，但绝无当日的乞相。要请夜郎去鼓楼下新开设的麦当劳饭店吃西餐，而且骑上了一辆摩托，后座上拥坐了新娶的小妻。小妻长身窄腰，又穿了短裙，咧着嘴吃冰糖葫芦，只怕弄没了口红。夜郎不知道他靠什么竟买了这块地皮盖了三层小楼，却不止一次地看见了那些国营工厂的小车停在巷口，有人提大包小袋走进他的新楼里。现在，他正在寻人闹事，声音粗鲁地训斥楼旁那间平房的人家，说是叫春的猫干扰了他。“你怎么管不了你家的猫？我家的眯眯是纯种波斯，怎

能让一个野种坏了它的血统?!”平房的主人支支吾吾地回着话，接着有女人喊小儿起来尿尿，小儿一定是睡迷糊了，女人在骂：“这儿是厕所吗？这儿是厕所吗？”李贵就说：“你这是要骂我?!”女人说：“我骂儿哩！叫他起来尿，他立在床沿上就出水了。尿吧尿吧，咱是淘大粪世家，也不怕不卫生的！”再接着有打猫的声音，有老人咳嗽，长长地咳不出，几乎没了气，令人提心吊胆，以为从此人要过去了，却又一个咳，重重地吐了一口。——笃笃笃，这又是谁在敲门的？

夜郎终于听得明白，敲动的正是自己的门。夜郎患上了一种病，常常觉得有人敲门，先是门开了，门外却并无一人，询问院子里的人，他们都不曾来过，也未见过有什么人来，就明白是患了病的。以后凡是听见敲门声，并不立即起来开，但时常将真正的敲门声也当做了幻觉，惹得四邻的穷朋友在门外说：“噢，你忙啊！”以为他蓄了什么女人在里边。他是怀疑过这间屋子的风水的，南丁山也说重租一所房子去住，他却又舍不得这间屋。只有在这间屋里他的想象才被激活，感到特有的自慰，宽哥就曾说过他这是类于吸毒。夜郎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门还在轻轻地敲，就疑惑不定了，问谁？

夜郎再问：谁？回答道：我。夜郎问：我?！一时呆住，隔会儿把门打开，门口站着个英俊的男人，夜郎立即惊疑他是从中国戏曲舞台上走下来的小生。夜郎拿眼睛盯着他的胸脯——已经是多少年了，西京城的人都在崇拜真正的男人，以为真正的男子汉必是五大三粗，胸口长着毛的——但他穿着西服，瘦却得体，系着条紫红花的小真丝领带。他完全是不该穿这样的西服的，西服是油厚脸、大肚皮人穿的，他穿什么好呢？“我叫吴清朴。”吴清朴说着，虽然在笑，掩遮不住的一份天生的忧郁和羞怯，“这么晚了来打扰你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月光下双手搓着，左手上戴着一枚戒指。

夜郎让吴清朴进了门来，门没有再关，月光就势进来跌出白的三角，吴清朴就站在白三角里，他的意思是要在暗处的夜郎看得清在明处的他，又一次介绍他是吴清朴，还双手递过了名片。名片上写着他是考古所研究员，是文物考古三队的队长。又害怕夜郎不能相信他，从口袋掏出身份证来。夜郎哧地笑了，见面送上名片又以身份证来证明，这在夜郎所有的与人会见里是没有的事，就说：“你坐吧。”吴清朴坐下。那把矮椅立即吱吱响，吴清朴又站起来，说他本不该这么晚来的，可他已经买好了去关中西府的车票，他们在那里发掘出了秦华清宫的遗址，要在那里呆很久的时间的。夜郎换了一把椅子给他，拉了灯，开始在身上摸，没有摸出香烟来，提了被子抖，被窝里还有半盒，抽一支让他，他说我没那个坏毛病，找了个女朋友，女朋友竟也抽烟，他是看不惯女的抽烟，就自己先做表率戒了，所以才是说抽烟是坏毛病的。夜郎只是笑，从水壶里倒水沏茶，茶未沏开，又在电炉子上熬开。吴清朴